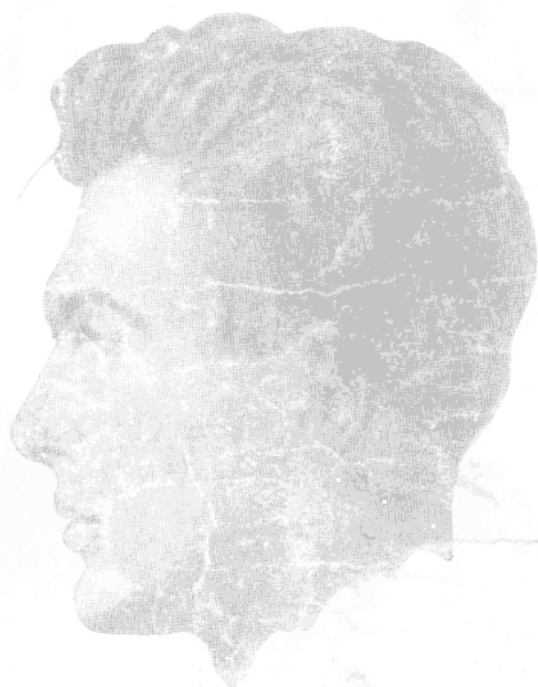




尤·伏契克

絞索套着脖子時的報告

就義前的話

絞索套着脖子時的報告

就義前的話

尤·伏契克著 劉 遼 逸 譯

〔增 訂 版〕

本書獲得一九五〇年國際和平獎金特別榮譽獎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二 · 上 海

絞索套着脖子時的報告

СЛОВО ПЕРЕД КАЗНЬЮ

原 著 者 ЮЛИУС ФУЧИК

翻 譯 者 劉 遼 逸

《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文學出版局1952年出版
Т. АКСЕЛЬ及В. ЧЕШИХИНОЙ的俄文譯本轉譯》

*
* *

有 版 權

1952年9月第一版上海印00001—40000冊

1952年9月第二版上海印40001—60000冊

書號 (417) [I III 27] 定價 ¥ 5,5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不朽的著作（代序）

哉采夫

尤利斯·伏契克的獄中日記不能單看作文學作品；甚至不僅是尖銳的政治文件。它的意義是更為廣泛的。

當你讀這一本薄薄的小書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它的偉大是隨着你所讀的每一行逐漸增長起來，直讀到最後幾句：「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要警惕啊！」這時它的偉大已不是人的意識所能容納的了。

這本報告文學的作者的運命是悲劇的，而同時又是光輝燦爛的。其所以是悲劇的，因為他體驗了難以想像的特務拷問室的恐怖。其所以是光輝燦爛的，因為他在獄中所寫的書在他死後仍繼續放射着對自己事業正確性的鮮明光芒，放射着精神的純潔和力量的鮮明光芒。

這不僅是一本描寫豐功偉業的書，而且這本書的本身就是豐功偉業。在那樣恐怖的地方寫出這樣明確的、堅信的和令人振奮的書，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樁偉大的功績了。在新世界雜誌中，翻譯家巴爾哈士在其序言中寫得很對：「我們不但有理由稱伏契克的日記爲遺作，而且可以稱爲不朽之作。」

在所有被希特勒匪徒暫時佔領的國家裏，可以看見同一的特徵和自然現象：共產黨員是反法西斯的最勇敢的戰士，是反抗的領導者和積極分子。在法國就是這樣的：那兒的共產黨被稱爲「槍殺無赦的黨」，那兒共產黨員加波利艾里·彼利唱着馬賽曲；在德國的自動步槍槍口下站起身來。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是這樣。

我們蘇維埃人的意識形態是與共產主義分不開的。我們不能不爲之自豪，在這些可怕的年份裏，在西歐，以至在全世界表現得最英勇、最能博得人們敬重的正是那些跟我們的精神相近的人們：我們不能不自豪共產黨員伏契克的著作爲捷克全國人民所家喻戶曉，而他本人則被尊爲民族英雄。

伏契克沒有活到勝利的一天，他於一九四三年被希特勒匪徒處死。如果說，伏契

克本人能够被監獄的四堵牆壁囚禁着的話，那麼他的不屈的精神是不能被鎖着的。他在各處都存在着，看見了一切；他也看見了未來——看得是這麼清楚！就好像他真的活到未來。即將到來的勝利在這篇報告的每一行中都無形地存在着。

環境的稀有巧合，把活着的伏契克的聲音傳到我們的耳朵裏。在沒有把他送到德國判決和處死前，德國人把伏契克拘留在布拉格龐克拉采監獄裏一年多。他們懂得他知道得很多，還希望從他口裏拷問出有用的情報。當他們明白這是不會成功的時候，才把他處死。龐克拉采監獄不僅給予伏契克以大部分寫作材料，而且也正是在這兒他意外地得到了寫作的可能性。一九四三年春天，一個知道伏契克是新聞記者和作家的獄中看守，供給他紙和鉛筆，然後把寫好的紙張帶出去藏起來。德國投降後，伏契克的妻子由集中營裏被解放出來，她搜集了這些紙張並加以整理，出版了她丈夫的最後的著作。

伏契克的日記有幾頁是專爲記述這個幫助他在獄中寫作的勇敢的人而寫的。這個人到獄中服務是有計劃的：爲的能够幫助犯人，負責他們跟外面的聯繫，拯救那些

有可能被拯救的人們，緩和那些已經不能被拯救的人們的運命。

伏契克這篇報告是名符其實地在「絞索套着脖子」的時候寫成的。最後幾頁是在臨刑前三個月寫成的。然而這卻是一本多麼樂觀的，而且（聽起來似乎使人覺得奇怪）歡樂的書啊！死並不是輕快的事情。伏契克所寫的完全沒有裝腔作勢的地方；在他的報告中既沒有絲毫的誇張，也不是像那些痛苦的超脫者似的看待死。前者說明他是個聰明的人，後者說明他的精神的堅定。

他愛生活，愛人類，這幫助他不怕死。他看見遙遠的未來，勝利的必然；他是看得這樣清楚，甚至在絞索已經套着他的脖子的时候，他仍爲勝利而狂歡。

我愛生活，並且爲它而戰鬥。我愛你們，人們，當你們也以同樣的愛回答我的時候，我是幸福的。當你們不了解我的時候，我是難過的……但不要憐惜我。我爲歡樂的生活而生，爲歡樂的生活而死，在我的墳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兒是不公正的。

然而伏契克的墳墓是沒有的。做他的紀念碑的不是悲哀的安琪兒，而是這些用

鉛筆寫成的，託獄中看守人克靈斯基傳遞出來的，凡是讀過它的人都不能忘記的手稿。

這個報告人在就義前告訴了我們什麼呢？他給我們講龐克拉采監獄，講傀儡當局格德利赫被刺後戒嚴時期的恐怖的白天和夜晚；他給我們描繪真正的人的形象，描繪那些剛走上做人道路的人們；他描寫監獄的生活和回憶被捕前的工作；他思索着，說明他的思緒，幻想着；他痛苦，同時他也歡樂，但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個字眼是使人感到灰心喪氣的。幽默的感覺甚至在最艱巨的時刻都沒有離開他。

讓我們看看逮捕的場面吧。爲了怕引起互相射擊而犧牲了朋友，他自己迎着劊子手走了出來。

……我思索了兩三秒鐘。

如果我射擊，我什麼都救不了，只能使我一個人免於受刑，然而五個同志卻因此白白毀滅了。不是這樣嗎？當然是這樣。於是決定了。

我從躲藏的地方走出來。

「啊，還有一個！」

照臉就是一下。這樣的一擊是可以立即致人死命的。

「舉起手來！」

又是一下。又一下。

這是我早就料到的。

這最後一句台詞的尖刻諷刺是很有意思的。是的，他並沒有存着任何幻想，他知道等待着他的的是什麼。

不論因得不到口供而狂怒的特務給伏契克的拷打是怎樣可怕，可是當你讀那些鮮血斑駁的篇頁時，你並不覺得可怕。他——這本書的主人公和作者——遮掩着拷問室的恐怖圖景。他微笑着，時時引人家笑，讀者便也會情不自禁地報以微笑。

把遍體鱗傷的伏契克用擔架抬出監獄，以使用汽車運了去受審。

這趟在布拉格街上兜風是挺好玩的：可以裝得下三十個犯人的五噸重的大卡車，爲了一個犯人耗費着汽油；四個帶手槍的SS隊員怒目四射，守護着一個已經失掉知覺的身體，爲的

怕他跑掉。

然而一般說來，伏契克很少寫自己。同時這不是一本順序的編年的小說。

我在龐克拉采所能逗留的時間是短促的，我已經來不及把這篇報告寫成我所希望的那樣了。

應當寫得更簡潔一點。這篇報告主要的應當是關於人的證據，其次才是關於時間的。我想這是重要的。

使人不由得想把伏契克這本書的全部都引證到這兒。我們不預備把伏契克所描寫的所有的人物的列舉出來。複述這本書是不可能的。

讓我們看看伏契克這本書的主旨吧。

……請求一件事：不要忘記！不要忘記善人和惡人。耐心地搜集那些爲着自己和爲着你們而犧牲了的人們的證據。現在將要成爲過去。人們談論偉大時代和談論創造歷史的無名英雄的那一天終要到來。我希望大家知道：沒有名字的英雄是沒有的。有許多人，他們每個

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面貌，自己的幻想和希望，因此，其中任何一個最不著名的人的痛苦，也不比那些在歷史上有名的人的痛苦更少些。請你們永遠親近那些在戰鬪中的犧牲者，就像對朋友，對親人，對你們自己一樣的親近吧。

整整一代的英雄們都犧牲了。你們那怕摯愛其中一個吧，像摯愛親生的兒子，親生的女兒一樣，爲他而驕傲吧，像爲一個爲着未來而生活過的偉大人物而驕傲一樣。

不僅是絞索套着脖子時的報告的內容的偉大力量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尤其使讀者歎賞不置的是這本書是以真正的文學才華寫成的。甚至在監獄裏天才仍沒有離開伏契克。天才之所以沒有離開他，因爲伏契克本人便是「爲着未來而生活的」。我們不會忘記的。忘記是不可能的。

伏契克這本書應當廣泛流傳。從這本書的每一行裏向我們注視着的熱情而無畏的共產主義者的形象，將要作爲英勇和忠於信仰的榜樣。青年人一定會熱愛它的。

作者夫人的話

在拉紋斯布留克集中營裏，由難友的口口，我得知我的丈夫尤利斯·伏契克，紅色權利報和創作的編輯，於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柏林被納粹法庭判決死刑。但他以後的命運如何？集中營四周沉默的高牆沒有回答我這個問題。

一九四五年五月，希特勒德國失敗後，法西斯還未來得及磨死或者殺死的被監禁者，從牢獄裏和集中營裏釋放出來了。我也是得到自由的人們中間的一個。

我回到解放了的祖國，立刻開始查問我的丈夫，像數十萬其他的人一樣，他們尋找了並且繼續尋找着在德國法西斯佔領者無數的拷問室裏受盡苦難的丈夫、妻子、兒女、父親、母親。

我探聽出，判決後又經過兩個星期，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尤利斯·伏契克在

柏林被處死。

我又探聽出，當尤利斯·伏契克在龐克拉采獄中的時候，曾經寫作。這種可能性是監獄看守A·克靈斯基給予他的；A·克靈斯基將紙和鉛筆帶到牢房裏，然後又把寫滿字跡的紙張祕密帶出去。

我找到了這位監獄看守。我逐漸地搜集了尤利斯·伏契克的獄中日記。號有頁數的原稿是藏在各處和在好些人手中的，我把它們整理好，並介紹給讀者。這是尤利斯·伏契克最後的作品。

古絲坦·伏契克

一九四五年九月於布拉格

目次

不朽的著作（代序）

作者夫人的話

一九四三年春寫於龐克拉采特務監獄中……………一

第一章 二十四小時……………三

第二章 彌留……………六

第三章 二六七號牢房……………九

第四章 四〇〇號……………三

第五章 人與木偶——之一……………六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嚴·····	一〇三
第七章	人與木偶——之二（龐克拉采）·····	一二一
第八章	歷史的一頁·····	一四八
譯者的聲明·····		一六〇

一九四三年春寫於龐克拉采特務監獄中

坐着，身子緊張地挺得筆直，兩手支在膝蓋上，凝然不動的視線盯着彼得柴克宮的拷問室發黃的牆壁，——這對於思索完全談不上是一個最方便的姿勢。但能讓思想也筆直地坐着不動嗎？

某人與某時——何時與何人，現在恐怕已經無法查考了，——曾經把彼得柴克宮裏面的拷問室叫做電影院。漂亮的比方。寬敞的房舍，六排長凳子，在凳子上坐着凝然不動的人們，在他們面前是一堵銀幕似的白牆。世界上所有的電影製片廠所拍照的影片，都沒有從等待着新的審問、新的磨難和死的人們的眼睛中向這牆壁上放映的影片那麼多。這是整個人生的經歷和極其細微插曲的影片，這是描述母親、描述妻子、描述兒童，描述破毀的家、描述毀滅的生活的影片，這是描述堅毅的同志和描述叛

變、描述接到最後一張傳單的人、描述重新流出的血、描述以義務相責成的緊緊的握手的影片，這是充滿了恐怖和決心、憎與愛、痛苦與希望的影片。這裏每個人都是與生活絕了緣的，一天天眼睜睜地死去。但不是每個人都能重獲新生。

我在這裏數百次地看見了描述自己的影片，看見了影片中的數千件細節。我試着講述它。如果劊子手在我寫完故事之前拉緊我脖頸上的繩結，那麼活在世上的，還有千百萬人，他們會續完幸福的結局的。